



豊川全集

卷十二之卷十四

澄心録 評諸子 課程
傳道諸儒評 答問

明學


14
896
5



896
5



豐川全集卷之十一

存省錄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參閱

證心錄

心者身之主宰得其正則百事正不得其正則百事
不正正則上之為聖人君子次亦不失為善人有
恒不正則為小人甚者流入禽獸之歸是此心之
正不正不特此身善惡攸分即此身人禽於此分
也然養心有道得其道則不正者可正失其道則

一切養心之方皆害心之端雖欲正而心終不得其正故吾輩誠欲爲天地間正人須存正心乃可欲存正心須講求善養之方乃可心本正其不正者欲誘之欲累之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吾輩欲使此心歸正亦只還他本來無欲之心而已更無巧法
人物同生於天地而人獨配天地爲三才原是配以此心之理若飲食嗜欲則凡物與人無異孟子所以謂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也人若此心不正人形物質豈不負此鬚眉愧此七尺

證心錄自識

證心錄者爲二曲郭巨翁述也巨翁老而留意心學比悠悠欲余有說以資養心之證余匪有得於其道者而巨翁之意則不可孤矣且巨翁以不得養心之要而藉證於余余於養心之要未之自信也而可無求證於人乎於是本愚見所及實言述之凡若干條既以仰贊巨翁之證而兼求證於吾輩先生長者焉

甲戌臘八日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識

此心之說二氏妙秘之言談心者皆喜道之然吾謂
無心之說二氏妙秘之言談心者皆喜道之然吾謂
意必之私即一切喜怒哀樂皆此心之正
七情心之用也本不能絕但能順應無私不生將迎
心不正不知自愧耳吾輩所宜自省
孟子曰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耻夫機變之巧世俗
所艷為聰明伶俐者也緣何為無所用耻只為此
可賢吾輩欲使此心不愧天地全在培養此點耻
之歸耳孟子曰耻之於人大矣周子曰必有耻乃
從古來一切聖賢孳孳正心誠意亦只是耻為禽獸

從古來一切聖賢孳孳正心誠意亦只是耻為禽獸
之歸耳孟子曰耻之於人大矣周子曰必有耻乃
可賢吾輩欲使此心不愧天地全在培養此點耻
之心

孟子曰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耻夫機變之巧世俗
所艷為聰明伶俐者也緣何為無所用耻只為此
心不正不知自愧耳吾輩所宜自省
七情心之用也本不能絕但能順應無私不生將迎
意必之私即一切喜怒哀樂皆此心之正
無心之說二氏妙秘之言談心者皆喜道之然吾謂

豐川全集卷之十一
似是而非也心豈可以無言只是不可着於有耳
不着於有此可言正心却不可言無心

遇當爲事便直截做去不存顧惜心遇不當爲事便
斬然不爲不存牽掛心卽此是無欲有主之心

日用酬酢中此心但能不違天理便心得其正而與
天地同流

知命者乃可養心若打不破命字關頭出頭沒於窮

通得喪境界此心終無寧靜之日

巨翁無子故云爾

無妄想貪着時看此心有何不正

莫謂世事擾心吾心自擾於事耳物各付物酬酢

變之中正自天清地寧

機心習熟豈能遽靜涵養深久自當寧謐莫以心難
遽定遂生欲速退怠念頭旋缸無歇手卽澄之理
但莫更生攪擾當自有澄清時

此心雖一返卽是故物但習氣已深已熟須下日煅
月煉之功不可借口現成不失畧見頭面遂矜一
了百了也人心習機如久慣猾賊乘隙卽動必須
主人壯健精明攝服得盜賊心膽乃得不爲所乘
然這賊是主人自做言攝服早已逗漏如許已須
是自已化盜心爲良心一革舊習則成平定廓清

之功

人常謂靜時工夫易動時工夫難此言若近似然其實未盡也動靜只一心亦只一功耳豈有易於靜而難於動者操心如操舟苟得舵柄在手平水安瀾固無飄搖卽長江巨浪亦自轉折如意養心但尋求真把柄把柄到手時更無難易之分難易皆是自已心地不明不誠借口推諉妄生分別耳事原無妨於心然不可以心不妨事而故求多事吾輩久擾之心須多着靜乃能得力學點真以心難求心依舊落迷途此明心之語若執此爲說亦何屬

障禪之語放失之久不尋如何能識能得益求之爲言原爲已放者分上說故云耳若在不放的人分上說則一心字尚無着處何況更言求心乎大抵此等語言與陽明先生無善無惡之說雖在理解中屬妙秘之言然其實皆是險巖語如醫方中已豆芒硝善用之自可以醫積癖却不可執此方以補衰羸吾輩須細自審量若平日病不在於求心則此等語言斷不可借口自寬益中心之難心之易放原有由來彼養心而不得其道如破屋拘豕攔東走西耳故拘豕者要得不失須是堅固墻

垣慎守局鑄養心者要得心定意寧須是養其天
然無漏之心乃能自我作主

易曰忠信所以進德孔子曰主忠信蓋中心之謂忠
實心之謂信忠信者吾人本心也吾輩須從此體
認使內不欺已外不欺人到得表裏一致便是慥
慥篤實之君子

養心須令本心昭著一毫私意瞞昧自己不過然後
能閑邪存誠使此心湛靜清寧若外此而言按納
降伏之心皆屬補塞罅漏未着且其害不啻如人
須使一切日用飲食衣服居處待人接物之間不以

好惡之私生喜怒之心方是平定廓清之功若此
勉持大節終非究竟

虛融中微有畔援欣羨意思皆屬此心走作急須提
醒收攝還他本心

吾心與聖賢同體緣何遂至如此擾攘視聖賢幾與
我異類只爲習氣深重遂難出脫耳故養心亦只
須消磨得習氣盡便心得其正

心無偽妄時便是真心昭著不可此外更求真心逃
頭認影

心是活物養心者不可以死法養之若不達其機而

徒執昔人一時方便法門便擬爲終身操持之訣
守定不移則卽藥還爲病也終於心勞日拙而已
但行所無事自無入不得更論甚動靜忙閑此難彼
易然這行所無事何可易言須有知性盡性之功
乃能無意必固我之私
知性乃能識心乃能識此心之存不存正不正不知
性而言養心縱說盡千般方法皆屬游談無根前
輩名賢蹈此病者極多不可不知
心之正不正論理欲不論動靜益動靜者所乘之時
理無動靜而皆正也吾輩欲使此心真得其正須

先辨得理欲界限分明乃能去得將就冒認之弊
靜中體認未發氣象靜坐時養出端倪此皆前輩爲
只初學未知心體者指出入門下手之法最爲求放
心者方便之門蓋初學溺於情識日久一旦欲反
本還源如何不假方便便能曉了所謂渡海須用
筏也海門駁正之論謂爲印心之資則可謂爲知
古人循循誘人之苦心則不可蓋人雖捷足未有
渡海不由筏者况上智者少而中材以下者多安
得舍却津筏遂登道岸
本來清寧之心如何日日見擾亂總是情欲二字爲祟

大丈夫須一刀兩段還他正大光明

已過事莫追追之無益徒擾本心未來事莫憶事未
可知徒滋憧憧現在事莫太執着有義有命執着
徒增疑懼

放不下私心便本心放矣提不起真心便妄心起矣
出此入彼間不容髮善學者須常使志氣清明本
眞作主

只心有所向便是妄豈可無風起浪自擾性天
一向機心習熟要須刻刻防閑

平日此心東奔西馳及至收時又苦把捉不定豈此

心竟無可收之法亦只緣粗心浮氣未曾向這裏
實下體勘之功又氣傲心高不肯虛心細問先覺
遂至眼前事隔却千里萬里耳嗟乎一念鹵莽終
天身墮落有心者清夜自返如何甘心得下
天陷西北地缺東南誠知得世界尚且缺陷則知人
生有餘不足靡非氣數之難逃只須隨緣任運順
他自然所謂物之不齊吾卽以不齊者齊之則參
差氣數無一足撓我有主之心卽此是養心之道
亦便是知命立命之學
知得貧賤憂戚皆天之玉我於成則怨天尤人之意

自無而心體時時同太虛矣

事之當爲者不爲此厭事之心厭事則觸處皆爲心
害事之不當爲者爲之此喜事之心喜事則無事
生事只須以義爲主消除適莫則動靜不失其時
其道光明矣此大易艮背行庭之旨存養之道第
一義也

天生本有之心不放則爲天之肖子天生本無之私
不生則爲天之廉吏用心不辨當否必至喪人品
逃本性日趨於污下自負其天職心昧問天
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此心學徹上徹下法卽體卽用

卽本體卽工夫了此更無餘事然須講求如何是
大公之心如何能廓然如何謂之順應又如何能
物來順應一一講究得頭項分明然後得不迷所
往故養心以致知爲第一義

明則誠養心必體認心體分明然後不被情識瞞昧
但有攙和意見的卽非本心
無物而能物物者是爲真心

心雖神妙無方然來往變滅者却非本心雖無二物
然不可宰物者却非本心雖至微至密然不能徧
照者却非本心雖衆理備具然有能有所者却非

豐川全集卷之三十一
九
本心雖應酬萬事然溺形滯迹者却非本心自體
自用非虛非實意必既泯將迎不形如明鏡止水
虛而能應應而常虛知此者方謂之知心方可語
養心

去非心便是善心無妄心便是真心若謂去却非心
妄心更求真心善心便是架床上之床疊屋上之
屋

私妄之生必有來頭不可僅尋對治法對治者撲此
生彼終非究竟直須斷其根原

道心爲主則人心退聽故培養道心者廓清人心之
本務若徒逐處對治未免頭出頭沒故養心貴知
本務

簸糠迷目天地易位人心意慮情識皆迷惑顛倒之
根吾輩須是還他湛寂本體
捉賊捉賊則賊心服治心寇者須究寇生根由
不隨喜怒轉此心便澄然無事然須知緣何得不轉
於喜怒徹此方可言有主之心
心正則喜怒自當吾輩一切不當之喜怒皆由於心
君之不泰
閑邪莫如存誠寡欲莫如養心

爲甚麼心不誠須是知過則改

心放縱不可拘執亦不得操存涵養須求真訣孟子
勿忘勿助明道定性識仁王文成語錄申言心諸
條不可不時閱之以資印證

古聖先賢爲後人指下存心養性之方不爲不詳爲
什麼累千百年不得一正心誠意之真儒總緣人
不能耐心體認因而甘心憧擾耳舉世相緣賢者
不免獨不思心吾固有返求可得此身一失千古
無我做一場人奈何將自己一箇心不肯實納在
腔子裏加工體認遂至迷罔終身與草木同蠢耶

讀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二句其得力受病處各
有由來須窮究其本原庶幾可爲印心之助讀書
乃不爲玩物喪志

讀經書中言善心正心誠意本心者便須默識其意
而舉以自昭果否同異言私心妄心非心惡心者
便須體察其狀而舉以自問果否無有有即改之
無即加勉如此則處處讀書皆印心養心之助
意慮微起天地懸隔此心豈可着於方所自蔽本來

清明體段

爲什麼將天空海濶之心如拘如囚爲什麼將行雲

流水之心如桎如梏爲什麼將玉清水潔之心如
廁如穢爲什麼將明鏡止水之心如霾如霧如俚
俚之瞽爲什麼將和風甘雨之心如魃如雹爲什
麼使靄靄春溫之心爲冰爲灰爲祈寒之雪霜爲
什麼使湛湛秋肅之心如焚如猷如大火之燎原
爲什麼使左右逢源之心一貧如丐爲什麼使天
長地久之心爲夢幻泡影大丈夫到此豈可不自
漸自奮

回光反照是收心吃緊法物來順應是養心切要着
不自生風波看此心有何不清平不自生揀擇看天

下何事可礙心

程子只整齊嚴肅則心自一之說卽制外養中之旨
而更無幫補湊合之弊能從此着脚便能使身心
收束若更能做得恰好純熟自能使表裏融洽渾
歸肅雍之域

治心病須從平日溺志處治將去此亦急則治標之
法

萬變而不失其常者其本心乎
明道有云人心唯怒爲難制能於怒時遽制其怒而
觀理之是非其於道也思過半矣可見循理乃端

本澄源之法白沙怒火制以忍水之說救急對治
方耳非究竟也
無任情欲任情欲則心爲情轉無溺見聞溺見聞則
心爲識縛無任意氣任意氣則心爲意氣動搖若
本心作得主宰一切情識意氣皆我心君孝子順
孫不惟本不爲害原無非天君得心應手之人
心得其正則不知老之可憂少之可慕生之可樂死
之可懼以本心無老少生死故也故養心到無老
少生死之可言處然後可言正心
物交引心者是倒持大阿以柄授人故學問以立大

本爲第一務

孟子云夜氣之所息息之一字甚妙旋永久定則澄
人心不收斂焉得清明然有大息法有小息法小
息者炷香靜坐息機斂氣使歸寧定昔人所謂小
歇脚也大息者良宵行庭無動無靜無人無我昔
人所謂大歇脚也二方對症用之皆有效驗然吾
輩須從大息下手乃不墮入野狐禪窟

無事時靜攝有事處煨煉
無事時天清地寧有事時流水行雲然會得時則雖
謂無事時流水行雲有事時天清地寧亦無不可

即本體為工夫戒慎恐懼之意即春風浴沂之機
自然動靜如一

莫以衰老可以不必事心此心一息不存便失人理

此心蒙蔽一毫未徹便入迷塗

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無我可推諉處

勿以既老不能苦行此事不勞苦力只責志向勿以

既老耳目不明此事不靠聞見只問心地勿以無

人理家不能靜端此事正要在事上煉境上煅忙

處操難處存耳唐文皇曰疾風知勁草吾輩正於

艱難拂鬱時見志趣見力量見操守也

豐川全集卷之十三

存省稿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男勳勳謹錄

同學諸子參閱及門諸子校

傳道諸儒評

董子

董子生漢初學術未明之日而獨恪守禮教毅然倡

尊孔子崇六經之說天人三策雖未醇乎孔孟之微

言亦可謂暗室之一燈至正誼明道之旨則淵然符

吾夫子先難後獲之旨矣使在孔門得聖人陶成諸

賢切砥當必與四科諸賢輝映聖門惜乎其生之非時也然以其生如此之時而獨能遵聞行知不愧儒者氣象則卓然豪傑之士矣

諸葛武侯

諸葛武侯原不曾講學亦原不曾窮經然觀其立身之正大光明立德之清真簡諒存心之忠耿直誠制行之公謹弘恕嗚呼其天生之中行乎使在孔門三千七十子中四科或當急收耳且窮經著書士君子隱居求志之事其實窮經本期于明理致用著述原與以修辭立誠如武侯之立身立德存心制行真能

致六經之用真能坐言起行自返不愧伊尹而下二千年間僅見斯人也何可令孔孟天德王道一貫之學僅以章句文辭盡之又况出師二表足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澹泊寧靜之旨隱然開至靜立極之宗傳耶

王子

文中王子特地要行周公之道學孔子之學據其天生氣稟真有中行之概向使老其年深其造當必卓然可觀惜乎其死太早耳然盡濂洛關閩河會崇姚諸大儒之精諸密修遂于文中則有之若云能副文

中之志量亦正僅也嗚呼其無待而興之豪傑乎或
者謂書乃阮逸假托恐亦不然逸好其書于篇中點
染潤色容有之若其志識之弘毅卽盡十逸輩如何
可以假托耶

陸子

陸宣公時理學未明不知其何所從授見得事理如
此明白體得經旨如此融浹赤心謹論正氣直言卽
灑洛關閩不能駕出其上今觀奏議之傳世者只是
窘于格式其實義理文章融事融理通古通今秦漢
以來未能或之先也此正善于行道精于體經之名

世真儒使在聖門亦當兼政事文學之科吾道中得
此等人乃見大道不迂六經有用何得以口不談學
功非註經謂非吾道宗傳耶

韓子

昌黎韓子見得文至六朝靡麗不振奮然力挽狂瀾
師效孟子爽健堂皇之文且能因文見得從來道統
之源流亦不可不謂有志有識矣但見道只于典要
傳道僅于文章且卽其所見者亦只供文章之用而
不知實體諸倫物綱紀出處取舍之間嗚呼抑末矣
至于初之闢佛如此力而後復眷戀大顛亦足見其

見不真力不定也故斯道宗傳斷以程朱之窮深究
微身體力行爲入門升堂韓歐或當另議耳

胡子

安定胡先生當周程張朱未生之日而特持師道以
經義治事立教遂于學術漸近切實雖視濂洛關閩
五先生之精詣深造較遜然已開洛關師道尊嚴之
門則是濂洛關閩于吾道有倡明之弘功而安定固
五先生啟途肇端之先覺也嗚呼難矣

周子

濂溪周先生特地揭王靜之旨開誠明之宗無欲學

聖一語真與孔顏心宗脈脈符契嗚呼于吾道真有
取日虞淵竒功乎太極圖有從授無從授至靜之旨
有從來無從來不敢知要之特地而起固見天授之
竒卽脫穎而出亦見志力之卓也吾道中興先生真
首出矣

程子

明道程先生氣稟清明見地淵通德器粹美制行誠
直淵乎中行之選孔門顏閔之儔也問學濂溪不敢
謂淵源無自要之擴而大之則先生之自得爲多真
吾道之元氣乎老以歲月優之六位古王佐盛德大

業或可致也而止于此天之無意于斯道斯民如是夫惜哉然于顏閔後使斯世重見兩間太和之氣于吾儒中則二千年之景星慶雲矣

程子

伊川程先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知行並進敬義夾持得天地秋肅之氣爲多也吾道有斯人出處進退辭受取予乃見義路禮門耳向若參以明道之淵通矩方規圓吾道中行矣然于學術湮晦之日而兄弟以身作倡卓然會于聖之宗傳明六經之真諦言師行法則二千年來吾黨之典型

未有或之先者

張子

橫渠張先生氣質剛果學力苦堅前無所依旁無與輔超然入孔孟之門而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嗚呼卓矣至如西銘大旨淵乎通古大人之學知禮成性粹乎會吾夫子之心大化雖未敢遽許而在吾道宗傳中則弘毅二字自不愧焉

邵子

邵子弄丸之旨艷稱儒林不知一着此見不免反爲丸弄矣此道彌天漫地平鋪兩間何處非丸何丸可

豐川全集卷之十三
弄何處是凡何人弄得謂此老無得于心余不敢誣
此老謂此老真得乎道余亦不敢誣道也然其品格
要自清風明月瀨氣孤行矣至如皇極經世河洛圖
數世雖共傳揆之聖道終須另作一種道理一段議
論行世爲博物者資談柄耳不得與太極西銘並行
吾黨也

司馬溫公

司馬溫公方正持身忠誠體國孔子所謂剛毅之近
仁者也論者或以見道未甚分明功業亦未茂著嘗
議之然以公之心事皎如白日品操屹如泰山故雖

見道遜于關洛弘勳容讓范韓而要之躬行實踐義
路禮門則吾黨之典型矣雖百華言詭行者未之或
及也嗚呼賢哉

謝子

上蔡謝先生能深思能克己能窺探學術之血脈至
其慎守名節猶見其實能遵聞行知而見之行事朱
子稱其英果勇銳強力不倦蓋不誣云

游子

定夫游先生氣質清和見亦通脫平生著述止于中
庸論語官亦不過監察知州而當時皆推高之卽伊

川先生亦稱其德宇學術與政事之絕人殆坦衷諒德卓然自信者乎

楊子

龜山楊先生德宇冲然不為崖岸其淡樸真誠之概歷終身而不易蓋先生之學務求自得于內故其所造者日就于簡易淵虛殆學明道先生坦衷諒德之風而又別有會心以成其家者然高于支離膠滯者亦多矣至晚年一出人多議之而先儒則謂龜山此行固自有病但只後人又何夢到他地位嗚呼此言平矣然又似不足此出而抑又有可取者在則憲意

所見覺稍別也今無論有可原則不可病不可病則自有可原也且試思宋之國勢至此是何等時乎祖宗自五十年宗社且將淪于喪亡正仁人義士奮不顧身之秋龜山平日日擊心感直苦于無可措手一旦被命徵用胸中平日所籌畫而蘊蓄者亦自顧可以濟顛扶危保境全疆矧旨意雖出自奸京要之朝廷爵命京得而假京不得而私則承召直出揆以孔子欲往佛盼公山弗擾之召不更為無一可疑耶且後二年之間二帝北狩中原鼎沸義士接踵而起者假名赴援借號保君者猶為義之謂其急君父之

難知勤王之義也矧先生抱屈突徙薪之忠于朝命尚行之際者耶又或者雖以後此之師道已用李綱已相而終無及山來亡為嫌然要之自宋不盡所用而莫存非徒而過說本不足以存宋今試思當龜山初至之日師用盡復祖法之說一破黨與之私弊法盡革善人是求金人去汴之後師道兵柄得伸李綱終相不罷不割三鎮以待契徵援師而守境君臣勵精將士和用金遂能遠虜二帝以北耶嗚呼亦不免以成敗論矣故愚于古今論龜山與有明唐荆川因倭寇被徵出山二事而竊嘆吾儒論世亦多不盡

情實未盡平允也

昔周之發婦不恤其綿而恤宗周之將亡君子義之龜山之出去宋亡年餘耳嗚呼此何時也正仁人不恤其身不恤其家以謀國捍境之日也矧龜山素明大義康濟為期者乎且蔡京此舉以國勢將危思用老成而濟顛名義自出于謀國則龜山之出因國勢之將危而思欲以所學拯時名實亦出于為國龜山知有宋耳知召命之出于宋耳何知有蔡京又何知為旨之出于蔡與假于京者故龜山之真能存宋不能存宋余亦不敢知要之龜山之心乎謀宋心乎存

宋此一出固所不當病也

元城劉公遵溫公之訓終身口無妄語而立朝持身毫不為利害禍福所惕屹然一時不食之碩果嗚呼是固吾黨操履不苟之士也義雖未弘守白可尚耳

呂子

與叔呂先生清明沉潛在諸昆中尤為粹美而其折節好學舍己從人深潛之思湛定之性即程門亦推先覺焉向在孔門未知其與三冉何如要之亦漆雕諸賢之流亞歟

胡子

安國胡先生自幼有出塵之志強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對君則以正己為要出處則以自信為本立身則超然自立于權勢之外而曾不為蔡氏父子所汚辱嗚呼名節者衛道之藩籬如先生者可不謂吾道長城耶至于二十年潛心春秋凜凜乎內外名分之防直欲藉經義以啓悟世王之心而振刷士大夫積頹之氣則沈見其心乎國計心乎世教人心也穿鑿之嫌或者雖噴有煩言要之于經旨外自有勸懲正不必概施責備之論耳

羅子

豫章羅先生見道未敢謂弘暢造就未敢謂高深而能確守體認喜怒哀樂未發一脈源遠派長上衍洛川之淵源下開閩流之浩瀚厥功自不可掩也至于徒步從學龜山于蕭山鬻田往見伊川于洛陽其問道之勇出中心之誠尊堯一錄其主點獻畝不忘君親之心抑又惓惓諄摯嗚呼其至性過人恪遵師傳者乎

李子

延平李先生志行卓然見地真切著述雖不多傳然

無一字不從親身經歷煅煉而得故其遺書字字有味迥非意見模擬語言比較者之可倫蓋有德有造之人有德有造之言也至于恪守洛脈大啓閩流隱種文公先生反身體認之真脈使得由博悟約以弘聖道宗傳則先生之功亦又茂矣

朱子

紫陽先生承先啓後之志崇正衛道之功發明六經之力表章周程之勳學術則一尊循序致精之旨教法則一宗教不躐等之傳孔門游夏之選恐未能或之先也至既老之歲省克尤嚴太豐旨示晚歲不忘

尤可見先生仁爲己任望道未見之心淵乎上符古
聖賢之心矣吾輩師其學必師其心法其詣乃爲善
學先生不然讀其書不知其心之所向學其學不察
其詣之所歸徒以口舌尊奉曰吾學紫陽之學也恐
非善學先生者

紫陽先生生平學宗則論語博學篤志一章之旨教
法則論語始先卒後之宗制行則嚴毅方整著述則
正大堂皇嗚呼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孔孟而後非
先生其誰與歸哉顧以初年衛道之嚴坊道之切學
歸積累教重讀書按諸洙泗四教之旨四科之成有

遺憾焉然其後因學者譏詆陸子則自明其意王學
問見及門拘牽文義則時時指示本體過而卽知知
之卽改視道爲衡原無適莫此一點心天地鬼神當
且諒之先聖先師當且原之論人者論其得力乃得
其平師人者師其成功乃符其真而今之談學重悟
者往往妄有譏彈或謂本體之不足重修者又往往
不分初終至謂工夫之盡實嗚呼不知紫陽者固不
知其得力矣卽宗紫陽者亦豈盡知其成功哉必如
顧高二先生論世知人尚有公許耳然終不如紫陽
之自知語皆本心論皆實事也善學紫陽者亦于紫

陽之自言按其全書諱味而深體之庶幾乎一一得
當耳不然竊恐不涉褊即涉誣也
先生無經不註無理不窮一洗漢魏以來穿鑿隱僻
之病而十九歸于平正通達其功正自卓偉後人既
未能細心觀理又未能參會舊註比較其得失徒于
意見不同之間索瘢投瑕無論其無當即有當焉合
抱之寸朽尺璧之微玷曾何足以議先生者惟是大
學格物之旨不實靠明德新民作底本而泛指天下
之物爲涉于微寬易註明易之道不主三聖人教人
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以從道寡過之旨而至于即卜

筮示勸戒察曉易爲狹詩註多駁原序以從己意或
使詩人忠厚詭楚之言少隱一風男女淫褻之章過
多亦覺示吾夫子刪詩立教本旨不盡符契此等處
使先生再延歲年而門弟子中有高識者商確其間
揆以先生之虛懷同善大公無我正未必不翻然樂
從惜乎不可得于當日也則自今以往有善學先生
者追復更訂亦正先生之亟待而爲吾道所攸賴矣

張子學

南軒先生生富貴之家矚然不渣幼承父兄義方之
誨長資師友正學之傳識見朗澈深密學術純正精

明制行必心安理順立身則孝盡忠全嗚呼其明道
之流亞歟至若希顏一錄武侯叙傳寥寥五編中願
學顏子之學欲志諸葛之志一段赤心千載下讀其
書信其志猶足令人掩卷泣也而天不相道不永其
年則吾道之不幸哉然要之先生其姿近中行之姿
造近中行之造其自成亦良卓也
又曰洋洋乎美哉其真心真品真學真行真忠真孝
殆與武侯明道相望于千載間蓋天地元氣之所鍾
而兼之得力于父師之漸摩知行之深造故其自立
之清超卓偉如是夫

陸子

象山陸先生爽直真率于語言格套外獨能脫穎而
出直指涵養本心以求合孟子先立其大之旨不可
謂非探本之見顧其張皇此心之本善而疎畧盡心
之全功知吾心爲六經註脚之根源而不知六經實
古聖賢已盡其心之言行信心太過窮經功疎自信
太甚受善未弘極其末流偏着之弊原自有之然以
其認定本心本性之自明白誠日用行習之重在養
心立本則亦後儒支離繞擾者之一貼清涼散矣而
或者紛紛竟詆爲禪而不察嗚呼禪自是去人倫離

事物超然出世之旨象山自明人倫察事物淵然經世之宗路途何啻天淵而可以此三字錮之耶乃若一門十世之孝友荆門數年之善政向在孔門自四科中人耳近儒卽善排亦恐不能泯千古是非之公也

真子

西山真先生自信卓然當學禁摧折之後而奮然以倡明正學爲已任濂洛關閩之傳旣晦而復明若先生力也至于立朝則務欲正君子道積誠啓心蒞政則務欲實惠及民不負所學求志達道幼學壯行孔

孟積心相待之旨千載而下先生允踐之矣乃若大學衍義則表裏經史資益帝王足爲宇宙不刊之典千秋之金鑑在是矣功又何偉也哉

薛子

文清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力行近乎仁如先生者殆庶幾乎又其當有明聖學未啓之日而先生獨起而以復性爲工課名教自防檢利害生死確乎不易以開一代道學之傳嗚呼厥功亦至偉矣哉

胡子

敬齋

先生端重懿恭動遵禮度而生平語學則惟曰爲已

語治則惟曰王道亦何其見之獨正乎嗚呼吾道中如先生其斯為恪守宗風尊聞行知者哉

陳子

白沙

白沙先生學睿然每教人于靜坐中養出端倪較其所詣亦只于龜山而下相傳靜坐指訣得其崖略而雜以康節弄丸修習耳實未盡程門相傳蘊奧也然當性學尚未大明之日而先生獨發其端而引之緒亦可謂一代之人豪矣又後之學者每以白沙陽明同類金譏不特不知聖學血脈卽陽明白沙異同之辨亦且未解矮人觀場隨聲附和卽二先生間之且不

足發一笑也

陽明

陽明王先生天生穎姿學力亦苦觀其竄逐之日忘寢忘食以窮斯道之歸可謂勤矣然尚曰困窮中逼出鱗性耳至于歷仕中外晉掌三軍制府轅門卽爲帥增請院其一段篤信好學之力吾黨固亦幾人乎老以歲月所造尚不止此惜乎其僅此也然如良知之傳或者雖噴有煩言亦正自揆之孔孟而無悖也何者大學之道先于明德孟子一書性善提綱良知卽德之明而性之善耳况致之一字固本體工夫合

一無遺也耶明德盡性無弊而謂致良知有弊耶獨其張皇良知之本善疎略下學之實工且大學合明新止善于一貫孟子告世子性善堯舜夾發蓋謂全體以大用而全真體以實工而備而先生獨揭致良知三字爲宗傳且謂無俟于考古証今則宗語俱墮一偏耳此當時窮經之功少夾輔之助微而信心無前之爲道害也然要之在吾道中真切爽豁則數百年間積陰之晴日矣昔朱文公評孔門子游曰易簡疎朗弘暢條達嗚呼如先生者其爲學自如是爲人自如是其著述文章亦無不如是而謂禪學中有此

旨禪門中有此人耶至于平江西兩廣之積盜其條畫措置無非古王佐之用心則又吾儒之僅有而于蕩平寧藩事論者咸推其奇功偉勳足高千古而吾獨深重其心蓋以本無兵糧之客臣而君爾忘身國爾忘家直以身抵滔天之勢而障其流卽其不濟此心猶昭天日泣鬼神也矧一舉而成莫國安民之功乎昔孔子小管仲之器而仁其功向令以先生經孔子之品題吾不知其推獎當何如也而顧以悠悠之議爻爻之論廢宇宙公評勢不至使吾道盡歸于虛浮無用不止耳故吾旣願論先生之學者原其心推

其實而尤願論先生之品者視其功原其學無使千
百世下論世者有知人實難公論不伸之憾也
象山陽明世多同類譏之不知象山陽明所入各自
不同其學孟子也亦各不同象山從孟子立大本求
放心入手而未既其全蓋孟子言立大本所以立小
者不奪之本言求放心根于實盡學問之道而象山
則曰除立大本更有何說又曰人心本善原無欠
只在自立更不申明本末兼該實盡學問之論亦在
大本豈其遺未求放心安在莊學然僅言立大本在
言求放心則似單單于本心一着看到矣不善學者

或將認此事僅主靜還虛之事宗語不俱墮一偏乎
故象山之學雖曰宗孟子其實未既其全也陽明則
從孟子人性本善皆可為堯舜人頭故雖以良知提
宗若本孟子不慮而知來要之實從性善即可為堯
舜闡義其視象山入門又較直截然亦未既其實也
蓋孟子言人性之善在仁義禮智言盡性之義在知
言養氣言堯舜之道實在孝弟堯舜之學在明倫察
物動容周旋中禮而陽明言致良知則曰良知即聖
言致良知則僅曰致之即可以至聖且言良知則指
知是知非言致良知則曰但盡吾之良知無俟講求

古人之儀節固未嘗非孟子之意而于孟子仁義禮
智根心之實旨知言養氣明倫察物之實事實功概
乎若畧也不知者或疑致良知爲僅致這一點虛明
之體而無知言養氣人倫物理之實事實學其于宗
語亦俱墮一偏矣故陽明之學雖曰宗孟子其實未
旣其實也故王與陸相提而論象山之旨視陽明較
有積累陽明之旨視象山較爲直截而金衡于孟子
則二公皆有出人之姿而未旣經學之蘊有學聖之
志而未旣學聖之全量實功視孟子原不無流弊耳
然例以孔門諸子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或可耳

概以異端則爲失人失言也蓋二公同在人倫日用
中盡性至命禪固盡性于人倫日用之外也割吾儒
之盡性至命而盡歸二氏嗚呼亦懲噎廢食且以見
所學之止于糟粕也夫
近時排擯陽明日禪學曰心學家以良知爲禪則已
爲不知人不知學以爲心學家則尤覺失人失言無
一可矣人心道心始于堯舜而宣暢講明于孔孟之
門發揮推原于程朱之口今以排心學爲尊朱嗚呼
無論不察于心學之淵源亦不察于程朱之學不察
于程朱之言矣且不知倡此說者平日看二帝三王

之典謨訓誥作何理會其道法心法平日讀四子諸
儒之遺言如何窺探其大旨宗傳卽平日自己之講
習討論者將此學當作何事也又其爲說曰吾擯陸
王乃所以尊朱子嗚呼抑又不察于陸王之言心體
卽朱子之言心體特朱子欲人由博而後歸諸此心
之約陸王欲人先從此心之約而後使之博其入手
由博由約或異其會歸于盡心存心則同陸王正宜
資朱子之實功而心體始得平實圓滿朱子惟其兼
陸王之心體而學問乃爲切近精明論陸王者取其
學知重本而惜其言功疎畧則可鑒其旨涉畸內而

矯其流弊所極則可尊朱子者謂其本體不虛而旨
無偏畸則可謂其工夫平實而流弊或輕則可却不
可以陸王本與朱子同重之心宗而謂爲禪又不可
以朱子原與陸王同歸之心學而于陸王反擯斥之
不容餘力欲尊朱子而徒尊其標末欲明朱子而反
晦其宗傳也此旣學術之無容嘵嘵矣且有甚不可
者漢唐之黨皆以小人攻君子自宋中葉乃以君子
攻君子風俗已衰于前日矣然尚以洛蜀志趣不同
相攻擊耳至明之中季則且以理學攻理學舉宇宙
天寬地濶之中更無一步和乎坦蕩之途矣風俗之

傲憂在人心此正有心道脈者之所宜心痛亟挽吾
黨向學之士所宜深懲力變者而晚村輩又復推波
助瀾以啟吾道之紛紜而增口舌之競尚噫過矣且
國家統一聖真折衷儒術體處廷五臣並用之風推
孔門四科兼收之義象山陽明久陪孔廟之祀而以
處士橫議其間亦覺自用自尊之非宜耳然則今日
有畱心世道人心之責者于大道蕩平正直之日一
消黨伐攻擊之私而歸諸一道同風之盛固天心民
極在聖來學之亟待矣

鄒子東廓

先生生質之美而兼以體行良知之學故其德器粹
然金輝玉映至于一聞宸濠之變而直率羣從赴義
起兵則又見其見義之明為義之勇而真能致良知
者也嗚呼使當時之講良知者盡先生何至使當世
謂理學多偽學又何至使後世談學術者歸咎良知
之傳哉

羅子

念菴

先生深潛純粹簡靜謙恭其制防之切有原思克伐
怨欲不行之力而其廉而不劇清而不矯矜而不爭
望道為趨而期以盡性至命為歸使在孔門亦當居

德行之列矣宜孫鍾元先生列諸大子也
又曰吾儒中矜貴二字惟先生足以當之庶幾乎有
衛道之弘功矣

顧子 端文

先生勁氣熱腸得自天植惟義所在視天下無不可
為之事善與人同視天下無不可化之人東林倡道
雖未竟挽回世道人心本志而要之培植明季忠義
之氣于不墜則振興名教之功于斯大矣至于發明
學術折衷千古本體以性善為淵源工夫以小心為
要領掃盡一切支離虛寂之見則尤屬聖學宗傳有

功道派焉若夫社會東林之人不無陽君子者亂其
中世或表此病先生然以孔子之門尚有聚斂之宰
予荀卿之後尚有流禍之李斯程子之門尚有陷師
之邢恣甚至堯舜為父而朱均之不肖且繼踵相生
大抵事之非我所能豫知而限于力之無可如何者
雖上聖大賢亦且不能逆必之當身與其子孫而謂
可以責先生哉此則妬婦之口耳食之人徒見其編
衷闕識不足與于論世知人而與先生無損也凡我
子弟尚論先生尚無吠影逐聲使塚中人反笑吾輩
則予之望也夫

高子

中憲高先生學從識仁盡性入手故其所得力真切淵邃而遺書亦味潔旨淵耐人咀嚼至于終身績學則切切以復性為急立朝則嶽嶽以名節自持向令生于孔門亦七十子中高弟之選也而或者至以心無一事謂敬之言忘其為原本紫陽且為中憲罪案而詆之嗚呼悠悠之口曾足憑哉又先生生平以朱子為宗得其心精而論者不察羣自為禪嗚呼抑又不察于朱子之淵源矣

李子

二曲李先生學無師傳年未弱冠獨從宋明諸儒中窮探宗傳故其所自得于心者體用兼該內外不遺蓋于諸儒中獨為不立異同超然獨會者耳然于指示初學則恒從程門體認未發一訣教之入見性之門而必合語默出處辭受取予一無或苟以為立身之實則先生既從生平之自得者舉以語人亦折衷學術親切之路而使之的確不迷也故全集所言多出此旨而至于揭悔過自新為功課盡性無欲為究竟以及身為讀書之要領以名節為衛道之藩籬則于聖門宗傳益覺切近明白矣况其清操峻節挺然

豐川全集卷之十三
以身樹名教之坊而屹爲一代師法。尤所爲行俱
教俱以身衛道者哉。

評諸子
或問董楊王韓孰優曰兼天地人之爲儒儒者天地
人物之需也匪道胡需匪需胡儒漢魏晉隋之間道
弊極矣有志于立天地心作生民命繼往聖而開來
學者獨仲淹耳其祖述仲尼之業也知明道之宗者
也夢寐周公之功也知行道之準者也天假以年詣
可量哉韓子文章士子雲先賢優孟耳視仲舒儒者
氣象有遜焉矧文中繼往開來之人乎曰昌黎躋子
雲于孟子永叔推韓子而遺仲淹何與曰各從其所
見也韓楊而可追子與之踪班馬歐蘇亦得升孔子

之堂矣或謂文中之擬經爲僭何也曰以孔子而視堯舜禹湯文武君也剛定詩書不爲僭以文中而視孔子師也師師而獨僭乎夫夫也孔子之願與而不得欲見而不得者也曰漢魏六朝之事與文果可續唐虞三代乎曰唐虞三代而唐虞三代焉漢魏六朝而漢魏六朝焉會逢其適也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而詩採列國書錄秦誓苟其義有可取而吾義伸焉漢魏六朝猶春秋之文與事也孔子不爲嫌而謂仲淹嫌乎曰中說之擬論語何也

曰門人尊師之過也然其格言至論秦漢隋唐數百年寔未有及之者然則仲淹可繼孔孟乎曰何敢當也抑亦孔孟之的裔而周程之前矛矣周子何如曰君子哉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闇然而日章者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其啓誠明之機于宋代乎微斯人詞章功利之習未知底極矣問明道曰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清明醇粹之姿精微易簡之學大道爲公達天德者也伊川何如曰義以爲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醇儒也大儒也微二子孔孟而後斯道至今長夜矣中興而有開創之功者也曰明道庶

幾顏子信乎曰孰定其然然庶幾乎大賢中行矣曰
伊川于事君交友之間直而峻方而嚴其謂遜出何
曰非堯舜之道不敢陳孟子固謂莫如其敬王其直
而峻方而嚴也其斯以義爲質者乎匪是容悅而已
善柔而已周程之功孰爲大曰匪源弗始匪流弗弘
源流合而利澤溥矣其孰得而大小之間橫渠曰志
于道據于德者也早得聖人而師之當進于光輝之
大矣以彼其時而有斯人其無待而與之豪傑與曾
子所謂士之弘毅者也朱子何如曰非先王之法言
不敢言非先王之法行不敢行闡聖真關異端守先

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斯文之宗盟聖道之長城也
昔人以爲泰山喬嶽信然哉象山河如曰尊德性求
放心立大本願學孟子者也天生斯人發蒙徹蔽乎
微斯人斯道不無以見聞情識淆之矣顧其容氣勝
矯枉過也情識意見之未融也其視孟子將毋遜其
醇且醇乎孔子而後吾未見文中顏子而後吾未見
明道曾子而後吾未見伊川晦庵孟子而後吾未見
象山陽明也曰如是當日何爲有朱陸之辨今日又
何爲有薛王之辨曰當其時也二先生微覺取善之
不弘迫於後則其子弟與宗師者衷褊而識淺也和

衷而濟象山爲文公直諒友文公爲象山多聞友重
德性者當能益進于充實光輝重學問者當能益進
于易簡淵通胥獲益矣平心而論薛子爲不爲之狷
王子爲進取之狂退步狂不如狷進步狷不如狂高
忠憲至當之論不可易也然要之狂者之志量恢恢
乎弘矣故先師孔子首致望于其志膠膠之人也或
以陽明學孟子而繼象山信乎曰其簡易直截則似
之矣然孟子學孔子之學而陽明白學其學象山尙
近孟子而陽明並非宗象山蓋象山心粗之孟子而
陽明則才大而自立門庭之象山也陽明之學不可

謂非孔子之血脈而其教則不可謂孔子之正規孔
子脩化工四時之氣而陽明則秋冬肅殺之氣也或
曰教旣非孔子之教矣何以學不可謂非孔子之學
乎曰孔門之主求仁者盡人合天之學而陽明之致
良知者亦盡性至命之宗也况依然曾思致知明善
孟子知性良知之心傳耶得善學者而用其長焉固
陽明之肖子更得善學者而補其偏焉尤陽明之功
臣今之毀王者固惡而不知其美謂之憑耳而食可
也卽尊王者亦好而莫知其短謂之裕父之蠱可也

出頭尊王卷亦然而其欲請之齊文之盛在也
 百今之選王皆謂其美辭之盛再而食何
 則問之百千更謂其善而論其詞請亦謂其
 孟千賦其具味之必對其善其善而用其其
 具吹者亦盡其全命之宗也其其然會思其
 子曰其門之宗亦其其蓋人合天之學而謂
 曰交其非其千之宗矣所以學不四其其來
 于劍分二四制之宗而謂其其其其其其
 謂其其千之其其而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豐川全集卷之十四

存省稿

存省稿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金校

同學諸子叅閱

課程 示門人大定楊生

每日將明起畧坐片時振刷一夜昏氣提醒一日精神

清晨盥漱畢念小學一二章時文一篇期于明熟不以貪多為貴

早飯後看四書或本經二三葉就講義訓詁明白後

須句句反身實證蓋看經書能實證以身久之聖賢
言語自一見得親切即作文亦自入情入理不至
成浮泛語言矣小學一二章初文一篇限十時
午飯後須歇片時或靜坐或散步大約此時心境欲
其閒適靜虛蓋前白日精神已耗勞須虛閒數刻以
培養之庶後半日誦讀講貫不至精神昏憤切莫恐
以閒適靜虛快功此正讀書入悟根基也虛閒片時
後讀文章一篇本經一章日西時又歇息間過少
許時看性理二三段務求通徹大義切莫草率了事
以爲非當務之急也蓋讀書人能于性理得力看一

切書自然入微即人品心術亦自日進高明矣
晚飯後看通鑑少許春間則但看通鑑後或靜坐或
月下散步但一鼓即臥不必夜深秋冬則看通鑑或
讀文章或讀本經讀畢靜坐少許而臥大約以一鼓
爲度亦正不必夜深蓋人之精神有限太耗勞則神
不清寧神不清寧則入悟爲難且前夜太勞則次日
精神亦易沉悶是欲多讀書而反妨讀書也大抵學
問以養心爲本心苟不放無論讀書作文爲學問即
一切行住坐卧時時寧定湛一正無非真學問耳今
之學者不知存心爲學問之本每以靜坐收心爲流

入禪寂豈孔門之定靜安慮誠意正心孟子之存心
養性立大本求放心皆禪寂乎又豈人之精神只該
勞擾紛紜乎無惑乎禪善而此心茫無着落卽對卷
而此心終東馳西奔也又謂讀小學性理爲迂濶豈
聖賢經書垂訓只爲後人利祿之資而無關於科第
利祿者遂不必讀乎又豈做一場大讀聖賢書只該
空襲其訓詁章句作進身之階而不當知身心性命
倫常綱紀之實乎聖賢垂世立教之意恐不如是又
以爲讀通鑑等書涉于泛務恐妨舉業不知士不通
古知今二三場策論將作何對做官後不學無術又
無論矣况乎朝廷取士原欲考取經術通明之士故
或以試學或以觀識或以觀言皆所以歷視其才學
取之爲他日經世理物之資耳一思及此正當自勉
自愧不當因流俗浮薄之說而自墮儒生本務也大
抵理學舉業原是一事自後世利祿之土溺流迷源
遂失本面而後人相習抑又沿而不覺見前此者只
以時文得科第遂謂朝廷取士只取時文又謂士人
讀書但當精通時文使可弋科第而取利祿足爾外
此而學非迂則拙故分理學與舉業爲二而詬病之
矣嗟乎學而外理不知所學何學人而以理學爲詬

病且不知自居何等其亦不思而已又况乎士不通明經史融貫古今則淺陋無識安能發揮聖賢心事卽時文又焉得入理入情乎縱徼倖科第而淺膚之詞油滑之調當時不見賞于士夫他年不增重于藝林不亦玷科名而羞當世之士耶夫抵無志則已若要作真學者則斷宜從此行持外此而學吾不知之矣

又時文自有真正脈路脈路不真則爲浪戰一切讀文作文須一尊前輩爲法程不可自作聰明

旣已離師則朋友最是緊要須擇有志向上者結爲同心約以德則共勸過則公規勿泛交濫取以致有損無益

又人生大倫有五孝爲第一自今一切須承順親心不可毫有違逆大舜閔子王祥人子千古師也

不可言言盡道大哉因于王孫人千千古謂也
 又人主大命在茲豈敢一日今一以所學服膝必
 同此心也

課程示門人彥通趙生

目下清晨早起畧坐片時振刷一夜昏氣提起一口
 精神然後讀四書數章小學數章讀時即須講究明
 白通其大義不可苟且忽畧
 早飯後照字帖臨摹數行務求楷正然不必輕用影
 格寫字後看四書數章講明訓詁後務須反身體會
 午飯後須虛閒半時然後講讀性理二三葉務須大
 義通徹不可徒記語言為口舌之資畢則又虛閒片
 刻然後讀通鑑五七葉讀時亦須設身處地求古人
 精神命脈所在畢則或習射翻清既以暢快一日精

神亦且熟習適用拔業晚仍靜坐數刻而卧
過半歲以後則四書小學二書可畢早晚仍如常靜
坐數刻蓋靜坐所以培養精神清除雜念且爲讀書
入悟之基此卽朱子半日讀書半日靜坐之義故此
段工夫乃終身日履中不可或廢之事也每日功課
宜增以講讀尚書蓋吾子雖不比經生得遍及五經
亦當講通尚書明其大義所以然者尚書是二帝三
王道法治法之統宗學術治道無不于此發源須讀
之識聖帝明王之源流然後學問能識路途耳讀畢
時然後讀禮記以考禮制之大畧蓋禮是人生立身
經世之綱維禮記雖不盡出于周公孔子然先王之
大經大法皆聖者賢之微言精義實乎其中存焉讀
之可資以陶冶淑躬經世治人故不可忽畧但讀時
取其觀會通以行典禮不取其苛求節目取其檢身
心而資設施不取其徒資記誦也至于易詩春秋待
讀畢書禮後視有閒時更能窮究一遍自好然須于
他日讀畢書禮相視其時日之得及不得及再商耳
總之書禮二經之外合以前所未完性理通鑑須再
用年餘工夫然後可以他及待畢時則如大學衍義
及衍義補二書却須大窮一番蓋此書亦不必其精

當然明體達用的條目已自統具于其中如醫書中東垣十書孫真人千金方症治準繩等書細求之即不必盡宜于時善用之亦可救人之急學者欲通經濟縱不能博求文獻通考經世八編等大書須于此書窮探一番識古人經綸注措梗概到胸中體認得項項畧有頭緒後亦自能對時現之症下投病之藥擔當人國家事也然這工夫縱勤讀會讀者亦且得二年有餘到得二年後尙能閉戶潛修則如經中之易史中之函史集中之賈長沙劉中壘集諸葛忠武遺書陸宣公奏議范文正二程朱文公張南軒王文成全書以及武經七書並本朝會典凡道德經濟古典時尚可以兼資者端宜次第下工夫然這工夫若只涉獵性敏者亦須三年性鈍且得四五年若到得尋討有路得心應手則終身焉耳豈易言哉吾子但于三四年後看自己的際遇如能更那身子專心探討庶幾多識畜德可成一大人物倘到此無有暇時但終身能于前項功課反覆尋求討出適用消息亦便可理家出仕用之不窮也總之古聖賢經書雖多理皆相通但能于前數書融會貫通即千萬世通行之道法函蘊包裹于此雖不必更求他書亦自取之

左右而逢源若于此無得卽讀盡世間書終無益也
蓋讀古聖賢經書于論道德處須切身理會論經濟
處須設身處地不須徒記其詞作負販之學不須徒
尙議論作口耳之學不可舍其大而求其細不可泥
意見而昧宗傳更不須纔通其意便自滿足纔能下
筆便自矜張庶幾識日益高學日益醇卽德器亦且
日見含弘廣厚成一偉器也目下自不須濫交至于
到得稍成片段時德不孤立必有隣應然或與朋友
論學亦不必強其所不能不必笑其所不知與朋友
相交則無益之人亦不必多及有志之士切不可輕
疑好德如色容才若淵忠上親下敬老慈幼卽他日
仁育義正民胞物與之規模實培于此彥通不欲作
大人物也則已如誠有志願于此勉之

人入學以明心為第一事... 志願未定則心不專... 心不專則氣不聚... 氣不聚則神不寧... 神不寧則智不達... 智不達則學不成... 故曰立志為第一事... 志定則心定... 心定則氣定... 氣定則神定... 神定則智定... 智定則學成... 此學之要也...

明學

入門之要

學者不知立心效法聖賢只是此志不立若是立起
一有為若是之志苟且怠肆之念自然不肯出苟且
怠肆之行自然不肯為矣然辨不清自己起念是
公是私是義是利縱振厲奮發如囊螢映雪刺股
懸梁之敏勤只成就得好高務勝自私自利之念
耳故立志須立正志而要成就得正志須先從立
心起念處辨明義利公私然後脈理不差徹底澄
清朱子生平教人莫先辨志而象山教及門亦諄

聖人全集卷之一
六
諄以辨義利之志爲第一事皆此義也蓋在常人則僅知致辨于此志之立不立大與小而在吾儒則務辨于此志之真不真正不正耳志於道而自立戴記曰離經辨志而孔子則曰志於道孟子言尚志則曰仁義可見尚志先須辨志而所謂辨志亦辨其所尚在道不在道在仁義不在仁義而已念其志之爲字從士從心而孔子論士曰士志于道曾子論士曰仁爲己任濂溪論士曰希賢希聖希天可見士不可不以聖賢爲志而這志亦必是出于希聖希賢仁爲己任的正道理正念頭然後算得士

之本心始叫得箇志故志之從起不可不辨學者甘心小就人以為無志吾以為只是無識若是真知得宇宙萬古千秋之遠我纔有此一生苟且因循固混過一生縱使自立而不能臻于大成之域亦爲未滿人量雖欲不矢希賢希聖之志而自不容已矣
自立在志辨志在識蓋學者一生人品學問之成就視乎志至其成就之大小偏全則全視乎識卽如世間無志之人本不足成就事業然亦有儘能立志不肯甘心汨沒流俗而卒之所就止于一善

一長者則智不足以知其大且全遂以小者偏者
爲可安而甘心就之耳故真欲立志者須講明真
路途乃可若急不能辨別大小偏全却須慎擇師
友開發其正知正見也

聖修原重在實行然真知則是點化實行的丹頭若
識不足以知圓滿中正的準繩極一生功力只就
其所見而止卽如伯夷伊尹柳下惠三聖人其力
行豈不到得聖人田地只以智不若孔子之中正
圓滿故極其所就止清任和之一偏未能如孔子
之時中况當聖遠言湮之餘非真有高出千古之

識何能于流俗馳騫之日見夫識遠力造其域耶
故在後世與有志者言學必先開發其識要使先
辨得是非偏全乃至逆于所趨
五經四子原相表裏但五經論孟雖無非大學明新
止善之旨然却是分條晰理散見特出大學則孔
子折衷千古學術括四子五經頭腦而揭爲學程
以示萬世者也故大學一書凡做人的全體大用
真體實功無不具此學者讀五經四子若急不能
辨得學術路途更若不能得明師良友親切指示
能長尋味大學究其宗傳自可漸明學術大小偏

全之槩

大學所以言聖學規模而以爲得止必由知止近道必本知所先後欲明明德于天下必先于格致無非以知爲始事可見辨明路途乃聖學第一事而至于欲明明德于天下而遞推所先必始格致則尤是立志先以辨志爲要之明証蓋欲明明德于天下乃古大人之志而功則始于格物以致知則立志之必先辨志抑又昭然分明從此着眼尋求古人致知脈路自當有見大識真時也

更若看大學天德王道一貫路途心信不及又當原

始要終反覆參証原始如何大學之規模固孔子折衷千古學術以成此篇實是祖述堯舜道法而立此宗且以大學上印諸帝典看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曾與帝堯明德親族平章協和弘規有異旨否若能參照得明白亦自可知千古聖學無非以天德王道一貫爲要歸不如此便非宇宙經常之大道要歸如何孔子之道共傳爲曾子再傳爲子思三傳爲孟子原一脈相承今觀曾子既奉此爲學宗而子思則前後反覆推衍如性道教之一貫中和位育之一貫達道達德九經之一貫明

誠之一貫盡性盡人物參天地之一貫德性問學
之一貫無非與大學明新止善一貫之旨相表裏
至孟子善信之必至美大聖神而後全深造自得
之相因推心行仁之相因亦無非大學全體大用
真體實工一貫之旨當可知孔門相傳原無一不
本于大學特不至如後世之言學者守其立宗語
不離口也能於這裏上下千古遠徵近取亦自能
漸識得學術宗傳做人正路耳

又其次更不能明學問宗傳做人路途宜于西銘一
書反覆推求生人來歷生人分量生人宜盡之實

義亦可見得大學明新止善乃吾人切身之矩範
雖欲不如此有不可得者

總之入門之要在於立志而立志要須辨志辨志之
要則有實工有借資闕一不可而實工在於自己
大其心胸勤其居稽考古証今悉心體會借資則
莫如五經四子明師良友以及諸大儒之精論名
言而無以濫交泛覽自亂其識乃得當耳然以去
聖既遠師學少傳師友既非易言先儒之學亦各
從其性之所近故既須資以印証又須以師友之
教先儒之論自己潛心印証諸五經四子而以大

學作準繩庶幾真體實工全體大用會極歸極永無岐路之差耳

致功之實

志既辨清却須實下定力晝為宵得瞬存息養動靜皆有考程然後厥修乃來道積厥躬最不可遷于異說不可撓于他謀更不可間于作輟因循其間周程以前未嘗專言靜中之功其實工夫多在動時用而振基原在靜中立蓋這靜時首則吾明德善性之本體可于此見可于此明可于此復于這裏能實下存養體認之功則天心來復非幾不生既

還其虛靈不昧之體以立泛應曲當之基亦且動中所行皆可于此體勘動中所學皆可于此溫習亦不至動中所為全不知返動中所學全不知思而茫無實得也故靜中之功最為要務

靜中有涵養省察二法孔子為樊遲論仁首在居處恭中庸明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此涵養法也曾子之三省君子之九思此省察法也易之君子思不出其位濂浴之至靜立極此涵養省察一貫法也蓋艮之彖曰艮止也止其所也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思不出位固動靜不失其時之道而

濂溪王靜之旨亦兼貫乎動靜之中爲涵養省察
真血脈耳然其實涵養中之精明卽省察省察中
之保任卽涵養非截然兩項工夫也不知其分則
必有籠統不舉之處不知其合亦必有支離偏廢
之弊故靜中審幾欲明而用心欲密
靜中省察細心者能之惟是靜中涵養最未易言蓋
初學未見性體時不知作何體段作何保任無主
則涉于茫然有倚亦着于方所故惟體認喜怒哀
樂未發一法最爲的實但莫溺靜耽虛習成巢窟
誤入禪宗耳

士君子卽甚精明日用酬酢萬變安得一一檢點俱
善故動中所爲必從靜中虛心平心體察一番然
後不至有過不知有失莫補且有時動中不能見
得而一旦亦有新得之益也
日間讀書考古豈易卽便明通卽能明通豈易卽便
精熟故遇讀書不能明了時卽合靜中體認務期
得心遇讀書未能精熟時卽令靜中溫習務期成
誦浹洽庶幾動中所爲所學益覺得力
靜工首爲立學問根基次爲可以自考動中得失熟
復動中習業所謂當其靜則便宜于靜中用工也

非是謂學問宜專在靜中用如所謂靜宜多動宜少之謂耳故當其動則自有動中宜勵之功夫惟倫常交接正人生盡分之地故遇親則宜孝遇兄則宜弟遇君則宜忠遇友則宜信待人接物則宜信宜慈此孔子之論教弟子所以首重孝弟謹信愛衆親仁而朱子白鹿學規亦以明倫行恕始終教法也且靜中涵養省察者正爲動中主宰分明識力堅定宜孝則孝而必實盡其孝宜忠則忠而必實盡其忠以無愧于人倫日用耳今若人倫日用之地分不能盡盡不能誠卽所謂靜中得力者亦

只二氏一點清虛之機何與吾儒立本之學乎故人倫日用宜盡分盡誠爲立身實義動中實履以終動靜一貫之旨昔程氏對友人語云章句文字動中交接不檢倫物而樞機則在言行須言則必信而非法不言行則必謹而非道不行然後實乎人倫日用之中者乃少過差而一切所言所行亦寡愆尤故于這兩字上須處處點檢時時隄防乃能理順心安天人交孚邦家無怨立誠在于實行而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則在學問故學問不可不正不可不實也正者讀正

當書非聖之書不必讀卽欲博觀以盡其變亦須見明識定之後始宜爲之然卽所博涉者亦正須會歸于五經四子之正旨先儒之宗傳而無爲不醇不全之說所搖奪則讀盡天下書無不足供我取資之用而亦更無不正之誘矣實者前古聖賢之嘉言懿行無非本精神心術之運以爲後世之模範必讀一句卽等其正旨乃足見古人立言制行之本心而在我得所視倣又必讀一章卽反上身來切實理會乃能于心有直見實証之益而心理不至扞格不入然這終是致知邊事縱明得盡

畫餅何足克饑非我學古有獲實功也必是于其言明德言盡性卽實依其法以明德盡性言新民言盡人物之性卽實依其言以新民以盡人物之性言止善言無倚必實依其言以至于止善無倚之地知務如古人之知行務如古人之行而不合不已然後學不爲徒學獲乃爲實獲我之靜存動察人倫日用乃中規中程爾

古人所幼學者卽其壯行之具坐言者乃其起行之實學問動靜交修古今兼資要是爲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可以兼善天下耳故伊尹有莘之耕卽裕

堯舜君民之具傳說傳巖之築卽抱舟楫鹽梅之資若終身學問而不足以康濟斯世必其所學者未能靠得實益未能自得于心也故學期于天人兼通物我相貫中與中對爾
意見溺人賢者不免就正有道最所宜先古人言學必言問正謂考之古訓尤必問之先覺也大抵後賢或不及古人之高深在我則與其諷誦古人遺言讀書論世而難得其真終不如親承音旨之而命耳提易于開悟故孔子論好學于安飽無求敏事慎言之後孜孜乎以就正爲務也且見先覺亦

易發策勵心故居邦事賢自是進修實事有必不可忽者

學業在自已奮勵却是要朋友觀摩切磋如同行得伴人豈代我而行要是鼓舞鞭策長途可不寂寞得所依傍耳故孔子爲子貢言仁事賢之外友仁亦爲仁之利器不得借口爲仁由己不知親仁也大抵此事必動靜有程知行並懋古今交資乃本末精粗內外人已無不貫不實之弊而要其機緘則全在改過遷善日新又新蓋學問能遷善改過則未至者可幾于至而已至者可益進于未至此孔

子以顏子之不善必知知不復行爲庶乎以徙義
爲崇德而以不善不知聞義不徙爲深憂也故希
聖之脩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之功不可一端
或缺而機緘則管于改過遷善一念此念必真必
切卽吾學乃能脈脈日進不至其極不止爾

得力之驗

吾儒進修止期日進實工初不計較效驗然考驗得
力之意自不可無故必于內而身心意知自考其
能實盡致誠正修之功與否外而家國天下自考
其能實盡齊治平之功與否其考驗時務體認其

盡之出于踈密何如出于安勉何如但覺其踈卽
不遠而復于密但覺其勉卽悉意以圖安過而卽
知知卽不行然後可見其平日工夫之切實省克
之深熟不然卽恐自己有所昧托大弗自知覺之
弊耳

學問到積累後見聞多閱歷久不愁無知識然其得
力之實際則却在遇理便能徹底通達更無滯礙
遇事便能類推始末燭照不遠遇人便能得其梗
概隱情可見卽不然而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
道然後驗見理之明通

無事時見明守定固足驗其學力然尚非難事惟當
毀譽得失遇盤錯利害前此疑惑者至此能不疑
惑前此愴惶者至此能不愴惶前此恐懼者至此
能不恐懼然後見平日涵養之得力更無常疑
學無人我無內外無止境要之原為修己身達己道
期于得志則澤加于民而成物不得志則修身見
于世而成己耳然適合何定合之則藏必能使隱
居求志之功不懈于草茅伏處之日而遷世無悶
之意仍盎溢于世不我知之時處則有守之操無
非窮居不損之天乃見分定于窮居之日不然便

屬學不得力也

窮有窮分達有達分窮宜隱居求志達即宜行義達
人道達而無可行之道必其隱居時所求之志原非
又必其隱居所求之志原虛而非得志則澤加于
民之道且使即有可行之道而得意則驚功成自
滿亦必其心之不泰而私之未化耳故必兼善天
下與大行不加之意合同而化乃見分定于大行
之日不然便屬學不得力也
道無止境學無止法古之大人匪獨舊染汚俗之日
日新又新之功不懈于神明即德盛化神之時正

刻刻不忘戒慎恐懼之念蓋真見道者乃見道之無窮而時塵望道未見之思真好學者乃知學之難已而時凜緝熙敬止之功堯舜之兢業大禹之祇台成湯之聖敬日躋與孔子之何有不能皆此物此志也若稍有一點滿假不特見心行之滲漏亦是這兢惕之功未能純而不已故學問得力之驗于此更爲實徵耳

人生道德功業以學問爲血脉而學問則會歸于吾之性命故學問必到盡性至命之地乃爲實詣乃止至善然盡性至命以何爲符驗必如得意時真

能不驚失意時真能不憂則利害得失乃見其不櫻我素定之天然這些去處最爲難能而見大知命者尚能至之最是生死天壽之間易于憂惶貳心必是到得天壽生死之際亦能不貳其心而但修身以俟如曾子之得正而斃論語之朝聞夕可乃見天之常定養之獨深而平日學問真真得力也蓋吾儒不計生死而以語仁爲已任之意所以立命之旨則必以徵諸死而後已天壽不貳之地然後存順歿寧浩然來者乃完完全全浩然還諸天地耳則驗得力者亦必于此一息尚存之時有

此志不敢少懈之心而後見其自強不息與天同運也

答問成人之要

立志

學而期于成人立志其第一義乎蓋射必立之的而後精神企向聚而赴之乎的室必定之基而後經營塗構起而營之乎基故凡學而不成者非盡歲之晚質之昏道之難且遠也志之不立而無以樹之的立之基耳周處耻為兇慝一奮志卒為忠臣徐元直悔為不義一勵志竟為賢哲他如老泉二十七而發奮終成名士公孫弘四十始讀論語卒為漢相高適五十始作詩齊名少陵人患志不立耳志立而天下事無不

可成者况聖人之學初無高遠難行之事不過求復
吾性命之本然耳性吾之性盡之只在于已命吾之命
至之不藉于人橫渠先生曰有志于學者更不論氣
質之美惡只看其志何如伊川先生曰學者為氣所
勝習所移只可責志故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
自棄者不可與有為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
者也噫嘻世豈有無志而甘心自暴自棄者甘心自
暴自棄自賊皆無志者也故成人以立志為第一義

知耻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于禽

獸者幾希是禽禽之分只在所性之靈蠢即只在此
念之罔克耳夫豈身頂天立地而生最壽者不過七八
十年造物所賦于我者如此其美如此其貴顧乃不
知愛情淺浪虛擲卒之喪心敗德禽獸同歸其可耻
孰甚于是然世俗愚癡之輩昏昏而生懵懵而死猶
不足恨也最是一輩誦讀詩書之人平日汨沒于習
俗一旦或覩經書感悟或聞先知先覺之言觸動本
心欲改行遷善以自立于成人之列而又輾轉畏難
于流俗之毀譽稱譏而自畫自止卒之因循流浪于
下流其愚莫甚于是其可惜又莫甚于是也夫改行

遷善者自盡我人理求以不愧爲人耳流俗之毀譽稱譏于我何損益焉孔子有栖栖俵俵之譏而鄉愿一世皆稱爲愿人不論理之是非而但以他人之毀譽稱譏爲行止不知此心苟失他人豈能代我作禽獸也其亦不知耻所當耻矣且昔也辱身于汚下自陷于禽獸而不知耻今也特立于賢人君子之林而反爲畏反爲耻是尙爲知好友知羞耻者乎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濂溪先生曰必有耻則可賢故爲學必立志而後人可成必知耻而後志可立也

求師

韓子曰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爲惑也終不鮮矣世俗昏庸之人旣不知向上求師而一輩聰明才智之士則又往往不肯求師夫百工技藝末事也盡其術不過養口體而已猶知求師而且不難終身服勞效命而不敢懈學者所以學爲人之道求入聖賢之路變愚爲智變不肖爲賢其事何如遠大何如貴重而顧不知師之求是豈聰明才智之士其志皆不百工技藝若哉蓋其間有二弊焉其一喜自矜高不安屈服見先知先覺初而敬久而不

堪其折節也曰彼人也我亦人也我何必自屈而辱
為其一本無知識造為拒諫飾非之辭曰學顧力行
何如耳何必屈已而求他人以是雖有明師當前亦
且置若罔聞獨不思求師者求以變吾之愚不肖為
賢智學為入之道以求入于聖哲賢智聖哲終身之
可貴可重者也庸愚不肖終身之可羞可耻者也求
為賢智聖哲乃一屈之不忍而忍終身慚乎且昔者
孔子聖也而學無常師嘗曰三人行必有我師一切
問禮問官常若不及皇皇求師造足增聖人之謙德
而顧以聖人之美德為慚乎其亦不知類矣至于借

口力行之說則又妄誕甚矣夫力行者為其知之已
及而力行之耳一善之未明一德之未知而曰力行
無論無能力行也即能矢志下寔力且不知何道
之從其不至造燕而南轅者幾希故學而不知求師
知求師矣而不能虛心退聽亦卒歸無成卒流卑污
而已智卒出百工技藝下而已雖然求師而不知求
明師其亦何能入聖賢之域哉故知耻而後斷以訪
求明師為要務也

且曰務學

人之生也心同此性性同此善其卒至于聖凡判霄

壞者聖人能學盡性之學庸愚陷溺其心而不知學耳但言學于三代之上道德一而風俗同自春秋戰國以來則千蹊萬徑矣道德變而為楊墨仁義變而為功利憲典變而為刑名紛紛籍籍莫可窮詰然此猶顯而易辨者也漢興重經術而僅變為典要器數味朝隋唐復變為文辭為佛老文辭易辨而經術佛老雖近似而亦辨之尚易者也自宋周程二子興而孔子之絕學既湮而復明然不三四傳而朱陸之辨興朱之門以陸為禪寂陸之派以朱為支離一門之內聚訟盈庭逮至明興薛王三子王盟聖學而意見

各別後之論者因薛王之異遂重牽朱陸之訟于不已迄于今羣喙聚競莫適厥中而為子莫之學者又復為調停兩解之說苟非有大學知止知本之大儒亦孰能干羣言淆亂之中獨判其曲直而折衷于孔孟之指歸哉故學必先知正學而後能學為大學也雖然既知止矣而或徒誦其語言而不寔求聖賢之用心則雖博聞強記亦終屬記誦之學耳徒依傍其形似而不寔會其指歸則雖法言矩行亦終屬義襲之學耳徒知兼收並取之為大而漫無陶鑄則執中無權其終亦究與楊墨子莫同耳故學莫要于實求

之心實踐其理實履其中也何言乎實求諸心也讀古人之書必實見古人之心徒明其辭而不知其意不敢安也遠求古人之意內返吾心之理古人之意有一不合于吾心吾心之理有一不合于古人不取安也何言乎實踐其理也言古人之言矣必行古人之行行不至以爲耻也行古人之行矣必心古人之心心不誠以爲歉也何言乎實履其中也求之孔孟之道脈而合雖舉世之所不尙我則獨行而不懼求之孔孟之道脈而不合雖舉世之所不疑我不敢隨俗而附和言心必衷諸理言理必衷諸聖言聖必衷

諸千聖脈脈相授之宗傳而後可也三要脩而後可
以言聖人之學匪是者俗學而已異學而已門戶意
見之學而已縱與世俗恣情縱欲之人清濁不同同
其陷溺耳

力行

務學中具力行之義又終之以力行者何也詩曰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世固有立志而志立矣求師而得
師矣務學而知學矣而卒不至于成則勤始怠終半
塗而廢也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
及泉猶爲棄井蓋學而不至于成則前功盡棄耳學

聖人之道晚節末路固可忽乎哉而庸人祇行無力或以學無速效而輒止或以禮教拘苦而改節或以流俗譏疑而退縮不知學以盡吾爲人之道耳昔也邪而今也正則是已變小人爲君子而見大效矣昔也惡而今也善則是已變惡人爲善人而見大效矣此外此而求世俗尊榮安富之效是其心已與聖學相背馳又何以責學之功效哉况道高而譽自來德尊而望自重學患不成耳豈有成而無效者盛而無效當自咎其學之不成不當責學之無效也禮教者生人之規矩準繩由乎此則順不由乎此則逆順則此

心安而吉從之逆則此心不安而凶從之而以禮教爲拘苦是自樂凶逆自甘禍敗也且假使無凶逆禍敗而違禮背教反之清夜之間必有不自堪其踟躕者矣禮教拘苦乎不禮教拘苦乎流俗醜正自古而然如論語所載沮溺微生諸人其于孔子譏刺玩侮且如是而况我輩下士乎且學求自信其心耳人譏我而非于我何損人譏我而是正可借以勵節改行是人言不惟無損而且有益也不觀孟子之論天降大任乎亦可見聖賢之處毀譽得喪矣總之篤志力行之人知此學原爲己不爲人爲德不爲名原求學

